

我长得这么

一、手机短信信息之 五大亲密关系：

同过窗，
下过乡，
一起扛过枪，
集体分过赃，
共同嫖过娼。

我容易吗？

选项

返回

如果你的生命到了这样一种地步，你必须选择下面几种方式生活，你会选哪一种：一、抢劫，二、盗窃，三、乞丐，四、做鸡（鸭），五、如果不选择就当选择第四种。

我记得这是一九八五年的一个灰蒙蒙的冬天做过的一道选择题。那时我在待业，有一天我们一帮男女同学聚在一个开小店的女同学店里，围着火盆烤火，不知谁出了这样一道题来。我们选择什么的都有，但没有人选择第三，也就是说没人选择做乞丐。那时我们以为做乞丐是最最丢人的事，但现在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，几乎每天都在乞讨。除此之外，便只有一条路可走了，那就是坐牢，事实上回过头来看看这道题，如果不做乞丐，那么其他几种的结局便只是坐牢一种。

老塞说过，穷人的欲望总是以坐牢而告终。

这话千真万确，每次走进银行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它来。我对自己说，小心点，谨慎点，不要也搞到去坐牢。虽如此，但我知道我的结果也许还会以坐牢告终，不为别的，因为我是个穷人，我有赚钱的欲望。

每次走进银行时，我便会想到自己也许会坐牢，但我还是继续干下去，就像那些高空走钢索的人一样。我相信当他们终于走到钢索的尽头时，都会长长嘘一口气，说，我终于走过来了。但下次他们还得从头再走，手握长竿，小心翼翼地一步步走下去，直到有一天他们掉下去彻底完蛋。

当然我不是去银行抢劫，也不是去银行打量别人取钱，然后跟踪他们走出银行再抢劫。我没那个本事，这可是有本事的人干的事。

我到银行去是给信贷部的王经理送钱去的。

前面说过我几乎每天都在乞讨，这与我的职业有关，我是做保险的。说到做保险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皱起眉头，转头向别处，生怕我缠他买保险。我对这种反应太熟悉了，于是赶紧解释说，我是做财产险的，就是做汽车、工厂、房屋、机器设备那种，不做人寿保险。我这一解释，才会使与我说话的人不至于太紧张，不至于视我为洪水猛兽。如果他还会继续和我说下去，我会找时机对他解释说，我不是洪水猛兽，只是一个乞丐而已，每天夹着或背着包，低三下四、低声下气、低眉顺眼地找人买保险。说实话，我很讨厌这份职业，但除此之外又不知干什么才好。

当然，做保险也有轻松的时候，好比房屋按揭保险，只要把银行搞掂了，一个花园下来，几十万，上百万，甚至几百万的保险费就有了。业绩上去了不说，自己也能捞到不少好处，是以银行成了各大保险公司必争的一块肥肉，恨不能一口吞下为快。

我和王经理的关系可不一般，四年前，他刚从学校分过来，典型的傻B一个。我去银行拉业务，但信贷科那帮人也把我当成一个典型的傻B，没人料理我，我便只好和王傻B熟络了。王傻B人虽傻，性欲却相当旺盛，于是我便带他去嫖娼。我至今还清晰记得他第一次嫖娼的样子。

那天下午四点多钟，我骑着我的破摩托，带他在街上转了一圈后，进入了一家发廊，还未进大门时，他声音有些颤抖地问我，真的搞呀？我笑说，当然啦。进了发廊，我坐到玻璃前洗头，他不肯洗头，双腿夹得紧紧地坐到后面的沙发上猛抽烟。我心里暗暗好笑，便对发廊妹说，去——去好好陪陪我的朋友，是个处男呢。当有两个发廊妹走近他时，我

亲眼看到他的腿膝在发抖，烟也抽得更猛了。

后来他胡乱地选了个发廊妹，跟着上楼时，我拦住发廊妹说：“我朋友可是个处男，你开处可得给个红包，知道了？”

发廊妹看他一眼，深信不疑地跑到隔壁小店拿了个红包过来，对我说：“那你给我钱哦。”

我说：“这钱也要我给呀，应该是你给才对嘛。”

发廊妹说：“当然是你给我，我再给他啦。”

我拿出十块钱递给她说：“好了，够了吧？”

发廊妹说：“再拿两块吧，十二块，月月红。”

这个时候我一点也看不出王傻 B 日后会成为王经理，但也许是拿了那个“十二块，月月红”的红包开始，他便芝麻开花——节节高了，一路升到了今天的王经理。每当我看到坐在豪华气派的办公室内的大班椅上的、有时温文儒雅、有时盛气凌人的王经理时，打死我我都不敢相信，当年嫖娼时的那个王傻 B 就是他——的确，哪怕把我打得粉身碎骨我都不敢相信，那个嫖娼后还要赖账的傻 B 也是他。

我记得那天他从楼上下来后，那个发廊妹缠着我要钱，我带他进发廊时告诉过他，台费是五十元，小费一百元，台费是给发廊老板的，我请客，小费是给发廊妹的，可得他自己付，深圳嫖娼也有迷信的地方，那就是不能替人付小费，那样会交霉运的，是以我对他交代得很清楚。这时见发廊妹找我要钱，我问他，没有给钱吗？他说给了。发廊妹马上就说，他才给一百，可是他搞了三次，当然不够！

我掏出 BB 机看了一眼时间，对发廊妹说：“一个小时都不到，你说他搞了三次，你有没有搞错？”

发廊妹说：“你问他嘛！”

我见他低头不说话，料想是搞了三次，不禁暗暗佩服他身体了得，又见他沒有要給钱的意思，只好掏出腰包来，问：“还要給多少？”

发廊妹说：“两百嘢！”

我火了，骂道：“神经，那么多！你以为你是金子做的呀，再給你一百啦，少哆嗦了！”

我拿了一百給了发廊妹，然后开着我的破摩托載着王经理走人了。我以为他会还我那一百块，但他至今也沒有吭声要还。我有时会想，这么多年来，我都不交好运，也许就是为他付了那一百块的小费的原因，很想找他要回来，但面对堂堂银行信贷经理，谁会相信他当年还欠了嫖资呢？而且自他当了经理有了权后，他能掌握的楼盘按揭都給我做了，我能找他要那一百块吗？！

我跟王经理的合作是这样的，他的楼盘按揭給我做，我返还总保险费的百分之四十給他，这百分之四十中，有二十是給银行的，二十是給他私人的，而我能在公司退到百分之四十五或者五十，也就是说，我也能賺到百分之五或者百分之十，这要看保监会查得紧与松，如果特别紧，我就没什么賺了，因为退费便不能給到那么高。

目前，深圳的楼盘按揭保险费就是这样，一半进入了保险公司的账户，另一半便是給银行、银行职员及保险业务员瓜分了，当然有时这瓜分是没有保险业务员的，银行这个算盘可算得清了。我之所以有，一方面固然是我和王经理关系好，另一个原因是我要替他担风险。从保险公司拿回的这一大笔钱，全都由我经手，以现金的形式送给王经理，而他从

不签收。也就是说，他虽然拿了钱，但如果他说他没拿，那便是没拿了，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拿了。这其中的风险就全都由我承担了。多奸的人！

这中间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呢？深圳曾出过两桩事，可以窥豹一斑。

第一桩是一购房用户原来是做二十年按揭的，后来两年便付清楼款了，拿着保险单到保险公司退剩余部分的保费。但保险公司只给了其中的一半，另一半叫客户找银行退去，理由是银行收了保险费，但只划过来一半。银行方面当然不肯给，理由是虽然只划一半，但这是有协议的，保险公司要求只收一半的，再说所有的保险单都是由保险公司出具的，保险单上并没有载明银行有任何义务。银行之所以那么强硬，最主要的原因是经办这事情的经理已经调到另一支行去了，他的下任可不想替上任擦屁股，一心巴不得上任出点事呢。

客户便把这事告到了消委会，消委会又闹到了保监会，保监会闹到了人民银行，事情最后不知道如何了断了。

可以预想的是，公对公的事情最后总会是几支洋酒、一锅狗肉，和气收场的，而公对私就没那么友善了。

另一桩事情出自我的同事。我在每年一度的公司聚餐上见过他，那是个眉目清秀的小伙子，他做下一些楼盘的按揭，像我一样是把现金退给某银行经理的。但那楼盘差不多要完时，那经理调走了，小伙子拿着一笔十几万的退费彷徨了，他想银行那些鸟人什么都没做却可以捞到那么多钱，而他辛辛苦苦一年到头所赚的不够这一次的退费；他又想银行这帮鸟人，凭什么拿到这么多钱？这都是买楼人的钱哪，他

能贪我为什么不能？这小伙子于是把这钱给私吞了。

银行经理于是把他告到了检察院，检察院一路查下来，小伙子签字从保险公司账户上拿走了一百多万保险费，这钱哪里去了呢？银行经理自然死不认账，于是小伙子便被判刑十三年。

我前面说过，穷人的欲望总是以坐牢而告终，这可算是个鲜明的例子了。真正拿了一百多万，甚至更多的人逍遥法外，而只拿十多万的人，却要坐上十三年的牢，这就是穷人与富人的区别呀！

因此，我每次到银行去给王经理送钱的时候，总想到哪里去弄一台微型摄像机来，把我给钱的这一场面拍下来，留作证据。但钱一次次送过去，我的微型摄像机还是没有弄到手。

我便只好对我的一些稍微有点正义感的朋友们说：“如果某一天我坐牢去了，你们要知道我是冤枉的呀！”

他们则异口同声地说：“你这个鸟人不去坐牢，谁去呀！”

我长得这么

二、手机短信息 之美丽：

你长得很有创意，
你活着是一个奇迹；
丑不是你的本意，
只是上帝发了脾气；
你要好好活下去，
只有你能衬托世界的美丽。

我容易吗？

选项

返回

没有人会相信谁会冤枉我，依他们看来，我就是坐十辈子牢那也是活该，罪有应得的。只有阿宁相信我，当然这仅限于一年前，那时她是我的恋人。自从我和她结婚后，她也改变主意了，她甚至认为坐牢这种惩罚太轻了，她希望我去死，她曾无数次地诅咒说，你去死吧！你去死吧！

阿宁说得很对，我会去死的，只不过大约要四到五十年后吧，上帝知道我才三十岁呀。阿宁叫我去死是稍微急了些，但我一点也不怪她，试想一下，她长得那么那么难看，失去我这个老公后，谁还会娶她呢？她急也是有她的道理的。

我和阿宁结婚一年半了。说到和阿宁的结婚，这得感谢王经理。

自那次嫖娼拿过红包后，王傻 B 便风生水起，不但当上了信贷科长，而且也娶了本镇某书记的女儿，他的前途是可以看得见的了——那就是金光闪闪的康庄大道。我却依旧是那个每天夹着包、骑着破摩托的保险业务员。

有一天，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胡七索，你再也不能这样活了，你要换种活法。”

我心一惊，问：“有什么好关照的？”

这鸟毛看着我淡淡一笑，说：“给你介绍个老婆。”

我说：“呸，去你的，害得我一喜，以为有什么好东东关照呢。”

王经理还是不动声色，抿嘴说：“我给你看了个相，你不是个苦命人，但你的发达需要女人来旺你，旺夫旺夫，你没看见很多人结了婚才发达？所以你应该讨个老婆，一不小心你就发达了。”

一说到发达，我有些动心了，说：“是不是呀？”

王经理忽然一笑，说：“我给你介绍个，很不错的。”

我说：“哦，直说吧，还以为什么呢，长得怎么样？”

王经理说：“长相嘛，你先别问，靓妹你还搞得少吗？除了三条腿的，我看长得什么样的你都搞过了，我先对你说说条件。目前什么最好赚钱你知道吗？”

我摇了摇头，表示不知道。

王经理说：“我告诉你，不是做生意，也不是开工厂，那些太难赚了——最好赚的是海关，我认识一个海关的办公室主任，你说他一天要赚多少？你做梦也想不到的，——五万呀！我的天哪，他一天要赚五万，一年是多少？你算不清的。你看好多海关的，做三五年都不做了，赚钱赚到怕。”

我说：“是呀，这我知道，我过去部队的连长，现在是营长了，去年就回家离了婚，跟海关的一个女人结婚了，结婚第二天，那女人就送了一辆皇冠给他，五十多万的一部车呀，保险都是我这里买的！”

说到这时，我想起什么，又是一喜，叫道：“你不是有海关的女人给我介绍吧？！不要看了，明天就去领证！”

王经理说：“这倒也不急，人生大事嘛，还是要慎重考虑的。”

我说：“去你妈的，跟我兜什么圈子嘛，快说快说！”

王经理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她不是海关的，但她哥哥是海关的一个科长，前途远大着呢！”

王经理那天给我介绍阿宁，我本来是对女人蛮挑剔的，但他一说到海关，我就仿佛看到满天空飘着的都是五彩缤纷的钞票，一时头脑发热，想都没想就答应下来。

及至我看到阿宁时，半个小时我浑身冰凉，像是被关进了零下七八十度的冰库里。阿宁真是长得太丑了，不说别的，就说那个大头，使我一看便以为见到了外星人。我想如果我要是多看她两眼，肯定会得阳痿的，但当王经理再次对我说到她哥哥是海关的科长时，我又振作精神了，冒着患阳痿的危险又多看了她几眼。

后来王经理安慰我说：“找老婆嘛，不要找那漂亮的，这对我们没好处，因为我们穷，女人又总是顶不住外面的诱惑的，一不小心便给你戴了个绿帽子。我老妈对我说过，富贵生在丑人边。你看我老婆，够丑了吧，我为什么找她？不说你也知道，就是她老爸是书记，我们外边闯太难了，如果想要成功，就得找个能帮你的，而不是找个专靠你养的。对不？”

王经理老婆的脸蛋说不上太丑，只是身材又肥又矮，别人说像个长方形，我认为说她像个正方形更准确。

王经理又说：“我都是这样，你鸟毛就不要再挑了。”

我说：“没挑呀！”

王经理说：“还说没有，看你那鸟样，满脸的不屑，好像给你介绍老婆是给你栽赃似的，要不就干脆算了吧。”

我说：“别急，让我想想……”

王经理说：“是呀，你想想，别的不说，就说你的保险，如果她哥哥肯给你说一句话，那一大片的工厂的保险不就会找着你做吗？还用得着你去找！到时就不怕你的业绩不上去了，升个主任干干应该稀松寻常的了。”

我承认，王经理这鸟毛的话句句都凿中了我的痛处，是的，我想发财，也想业绩能上去，搞个主任做做。我可是个

有上进心的青年，我勤奋跑业务，但业绩总是上不去，我努力想赚钱，但钱包总是瘪瘪的。我常在夜深人静时自问，我是如此的勤奋努力，为什么我还是这样的一无所有呢？

王经理又说：“听她哥说给她准备了一套房做嫁妆呢。”

我听着，好像开窍了，笑骂：“操，你不是和我开玩笑吧？见我没什么你就说她有什么，刀刀要人命哪。”

王经理也大笑，笑完说：“不过这是真的，说实话我也不认识她和她哥，我老婆和他们熟，对这个可清楚了。不但她哥有这样的好条件，她自己也是大学毕业，学外文的，英语、日语都会，可有才了，配你绰绰有余。”

王经理这么一说，我心里便没有底了，我说：“那她会不会看上我呀？”

王经理说：“这就得看缘分了。不过我觉得你行，你鸟毛没其他本事，抠妹仔还是有一套的。”

王经理这句话又点到了我的穴位，的确如此，我没其他本事，但还是蛮讨女人喜欢的。我想如果我有心的话，阿宁肯定能搞到手的，那么我为什么要没有心呢？自此后，我便展开了对阿宁的攻势，而她也就顺着我的攻势，没作任何挣扎便缴械投降了。

与抠别的女人不同之处是，我总是急不可耐地想和她们上床。而阿宁不同，我并不想和她上床，不但如此，我请她吃饭也到没有熟人的餐厅去，我还请她去看电影，因为我的朋友没人会去看电影的，所以我在电影院会过得很开心，哪怕那电影我一点也不喜欢看，我都能做到津津有味地看——不管怎么样，总要比阿宁好看吧。

有一次在电影院里，不知是她有心还是巧合，我和她的

手碰到了一块，我下意识地触电般将手弹开来。但弹开过后忽然意识到怕伤了她的自尊心，于是又慢慢地放拢过去，碰到了她的手，见她没什么反应，便说：“我可以握你的手吗？”

阿宁没有吱声，我便知道我刚才弹开手是犯错误了，为了弥补错误，我只好长时间抓住她的手，好在她的手还算是细皮嫩肉的，不去看她的脸，抓着这样的手也是感觉舒服的。我握过很多女人的手，最怕的是那种硬邦邦的，五根手指头像是五根木头，握着使人无端想起悲惨的命运来。我每次碰到这样的手，总是一把丢下逃之夭夭，到关老爷神像前烧几炷香，到观音像前鞠几个躬。就像传染病那样，悲惨的命运也是容易传染的，尤其是我这种免疫力差的人，一不小心就会因此而交上厄运。活得顺风顺水的人当然不会相信这些，但人类的悲惨命运历来如此，要不那些穷苦的人怎么会越来越穷苦，而有钱的人为什么越来越有钱？还是不说这些吧，一说就会没完没了了。

我在电影院握了阿宁的手这件事，不久便成了一个笑话。

一天，王经理打电话对我说：“胡七索，你这个鸟毛，听说你还是个绅士哦。”

我说：“什么绅士？”

王经理说：“有人赞扬你像一位绅士 还是女人耶！”

我说：“我操，一向只会有人赞美我是个流氓，从来就没有人骂我是绅士的，不信你到街头巷尾去走走，一说到胡七索这个名字，广大的街坊邻居都会说，胡七索？你是说那个流氓呀！”

王经理说：“知道知道，这个我知道，你大肠里面有几寸屎我都知道，还不知道这些？但的确有人赞美你是个绅士呢。”

我说：“这是谁呀，那么狠毒！”

王经理说：“阿宁耶，阿宁说的喔！说你看电影不老实，扮绅士吻手背……哈哈……”

原来那夜我抓着阿宁的手，紧紧的，时间长了，手心便变得汗津津的，我松开手来，在自己的肚皮上擦了几把，将汗擦到了T恤衫上。我习惯这样擦手，好比上洗手间洗手后，我也是往这里擦，当然如果穿牛仔裤，我就会擦在牛仔褲上。擦过手后，我就着光看手上还有没有汗，因为电影刚好放夜景，比较暗，我的手便靠眼睛近了些，有没有汗没看得很清楚，却闻到了一股香味。淡淡的，很好闻，料想这香水价钱不菲，肯定是老外产的。我于是又闻了闻，但香味这时变得有些不确定了，似有似无，似是而非。我的另一个优点便在这时闪亮登场了，那就是永不疲倦的好奇心和好手心，除了读书和干正事外，这两个心一直不舍左右地陪伴着我。

我闻不到我手上的香味便抓起阿宁的手，放到鼻子下。阿宁不知道我要搞研究，将手往回拖，我自然拉住不放，这一用力，她的手背便碰到了我的嘴巴上，算是与她的手背结实实地接了一个吻。阿宁像是被蛇咬了一口似的将手缩回去了。我也没再追究了，因为那一“吻”把我的牙龈碰得有点痛。

谁知这个举动却被阿宁把我看成是绅士了，掩饰不住兴奋地对王经理老婆讲了，王经理老婆这正方形便对王经理讲

了，王经理这鸟毛便拿绅士来笑话我了。

王经理笑过瘾后，对我说：“你鸟毛也有一套呀。这样做是非常对的，不要那样急色，千万不要轻易和她上床，憋不住就去找个鸡发泄一下，让人认为你是个稳重的、可靠的人，这样你才能成功，知道吗？”

我笑说：“知道了，但是你看见过稳重的可靠的人会去嫖娼吗？”

王经理吹牛皮说：“去你妈的，我什么样的鸟人没有见过？”

放下电话后我想，我活到现在的确干过许多丑事、坏事、不要脸的事、缺德的事，也许也在某些场合、为某个目的扮过绅士，但可以保证的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吻一个丑女的手，尤其是像阿宁这么丑的。王经理的嘲弄让我闷闷不乐，甚至有些恨阿宁了，这么一个丑人居然是如此可恶，连这样的小事也抖得出来，真是应了潮州人的一句话：丑人作怪多！丑人因为长得丑，不自信，总会无端搞出许多事来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

后来，我转念一想，也许她从来就没有与男人这么亲近过呢，第一次总会大惊小怪一些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这样一想我便释然了，当然我他妈的要不是看在她有钱的份上，要我释然可难了！